

不着急画图,先听三四个月故事

台湾大叔在武汉“设计”不一样的房屋改造

长江日报记者余睿

4月16日,江汉区民权街道王家巷社区华航大厦旁的老树下,一艘用钢构和防腐木拼成的“轮船”立在那儿,没有金属滑梯,没有电子声光。孩子们爬上去,钻船舱,对着传声筒喊话。风吹过老树的叶子,沙沙响。“轮船”的设计、制作者郭大齐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眼镜后面的眼睛弯了起来。这艘“轮船”的造价不到6万元,孩子们喜欢得不行。

设计之前先挨家挨户敲门听故事

华航大楼建于1988年,曾是汉口最高的住宅楼。30多年过去,墙皮剥落,大楼在慢慢变老。

2024年7月,台湾设计师郭大齐受社区邀请参与架空层改造。可接下项目后,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去量尺寸,而是挨家挨户敲门。

“大马华侨林爷爷,1956年本来要从广东搭船去重庆,却因错过班船转停武汉,竟在此落地生根70年……”郭大齐的本子上,记了上百个这样的片段。为了听退休船员讲当年在长江、汉江上跑船的经历,他带着团队听了三四个月的故事。

他还特地昏暗的电梯间墙上,挂上一沓便笺纸,“听”人说话。几个月下来,走廊里贴满了几百张带着不同笔迹的诉求:“想要聊天的地方”“想看看老照片”“孩子没处玩”……

时间一天天过去,图纸上还是一片空白。社区工作人员不解,社区书记苏琪的疑虑也越来越重。

一个深夜,苏琪忙到很晚下楼,无意中瞥见郭大齐还坐在昏暗的楼道里和一位退休老船员聊天。老船员沉浸在过去跑船的时光里,郭大齐就着手机屏幕微弱的光,弓着背,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本子上。

那个瞬间,苏琪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师好像不一样。

郭大齐确实不一样。本科在台湾交通大学学土木,又辅修传媒做过学生记者,这让他毕业后参与大量保障性住房设计时,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物理空间的改造,往往是在拆解居民过去的社会结构和社交圈子。“我常常觉得设计其实是‘无力’的,它不能直接弥合被打破的生活。”

所以他才去敲门,去听故事。把力气全用在提取人的需求上,让新空间重新装下这些人的记忆。

让船造得更逼真,请来退休老船长指导

2024年底,图纸终于动了。

一楼走廊先变了样。郭大齐把收集来的老物件搬进来,办成了“航运历史展”。为了买一张近百年的原版老照片,他在二手市场犹豫了两个月,最后花了900块钱淘回来。

有居民路过,眯着眼凑近玻璃框,指着照片激动地拍大腿:“这栋房子我们见过!”还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看到展柜里的信号灯,眼眶瞬间红了:“这是我当年在船上用的。”

老人们没有保留船票的习惯,很多记忆的载体早已消失。郭大齐发现,物件是最好的“钥匙”。拿着一套旧船票走进居民韩阿姨家,这位退休的票务员立马打开了话匣子,拉着他们算从武汉坐船到九江要花多少钱。

2025年4月,室外房屋改造启动。场地中央有一棵建楼时就存在的老树,社区本想移走腾地方。郭大齐没同意。

“改造不是做加法,要为居民留住建筑原本的记忆。”他决定绕着树,造一艘“船”。

为了让船更逼真,他办了一个工作坊,请来退休老船长。老船长比画着说,几个月漂在江上,讲话全靠传声筒。郭大齐听完,立刻把这个细节融入设计,在船舱里加上了传声筒。

船上的防护网也没买现成的。麻绳是一根一根手工搓出来的,粗糙,却结实。几位老船员路过,蹲下来手把手教工人怎么搓,一边搓一边念叨:“当年在船上,绳子是救命的。”

有一天晚上,郭大齐带着施工团队装船灯,天太黑看不清线路。突然,一束光从身后打来。原来是楼上的张阿姨看到了,特意拿手电筒照在窗口为他们照亮。

船还没建好,但人与人之间的光,已经亮了。

融入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家去做设计

如今,华航大楼变了样。以前楼道堆满杂物没人管,现在谁乱停车,群里马上就有人制止;有人捐出自家画的画,有人把旧椅子搬出来让大家歇脚。这艘近6万元造出的“轮船”,每天都有孩子在上面攀爬,而那些老照片,静静地走在走廊里等人驻足。

郭大齐能听懂那些故事,靠的不是技巧。他还是大学生时来武汉大学交流,认识了一个武汉姑娘。几年后,他就留了下来。在武汉生活的17年里,他学会了武汉话,习惯了武汉的夏天,知道买灯去顺道街,过年去汉正街。他拍了近万张武汉老街巷的照片,粮道街的老房子、花楼街的晾衣竿、汉正街的调料铺子。

“每条街都有自己的功能,那是生活的艺术。”日子一天天过,郭大齐慢慢觉得,自己不再只是个来做项目的设计师,倒像是搬进这座城市一起过日子的街坊。他拉着孩子们一起画画,碰到老船员蹲在楼道口,一聊就半个小时。有次跟人介绍项目,他张口就是“我们这栋楼……”

2023年,在武昌区粮道街花园山社区,郭大齐改造一个老院落时,居民张海告诉他,院里的几棵大树是父亲生前种下的。郭大齐听后,一棵没动,还专门调整了铺装和修枝,给树留出更好的生长空间。后来,张海被这份心意打动,跟着施工队一起动手,把原本脏乱的化粪池上方改造成了舒适的座椅。

在他心里,最好的设计从来不是靠视觉冲击,而是从人的记忆里长出来。上周,花园山社区的老树又开满了繁花。张海拍下照片发给郭大齐:“大齐,花都开了,回来看看吧。”

郭大齐知道,那些原本随时间散去的记忆,留住了。

(上接第一版)

楚超首倡者万万没想到

只看队名,恩施土豆队也可一战,恩施球迷说,咱土豆不装蒜,上场就开干。

神农架人口虽然只有几万人,但组建球队时,据说有800多人报名。

黄冈球迷更是发了狠话,要和黄冈比赛,不管输赢,都要带着黄冈密卷走……

“想不到,压根想不到大家这么会玩。”说这话的是湖北省长江国际商会会长、湖北省政协委员、楚超首倡者刘萌。

今年1月26日,刘萌在湖北省两会上提交《关于打造“楚超”足球赛事 激发湖北消费新动能的建议》,随后有148位委员联名,这也成了历届湖北省两会获得联名最多的一份提案。

当刘萌写下那份建议时,他所设想的就是一个融合体育激情、文化底蕴和经济活力的超级舞台,不过真正亲临这舞台时,他依旧被震撼到。

楚超揭幕战,刘萌特意去了现场,三万人的黄石奥体中心体育场几乎座无虚席,热烈的氛围完全超过他的预期。刘萌笑着说:“好多朋友都没抢到首轮票,来问我有没有票,我也没有啊。”

武汉,谁也踢不赢!

去年,苏超以现象级热度点燃大家对足球最本真的热爱,如今,苏超、湘超、赣超、楚超、东北超、吴越杯等各种“超”全面开花。

苏超成为顶流,南京说这是“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玩梗玩来的,常州说这是“笔画保卫战”打来的,徐州说这是“摇人大战”喊来的,“十三太保”依旧是各有各的理。

湘超则成为全国“城超”里最接地气的,不仅在赛场

上演了“反转反转再反转”的爽剧剧情,甚至组建起一支“为1300万大湾区湖南人而战”的湘超“第十五队”,球迷说真是又“湘”又“辣”。

赣超首战前,南昌球迷“一个镇而已”的调侃,让南昌队与景德镇队的对决未战先火;抚州队客场赢萍乡队,球迷则故作“自谦”:“一个‘州’踢人家一个‘乡’,有啥好说的?”话里话外满是对地域特色与实力的强烈认同。

4月19日,武汉迎来楚超首次亮相,对阵十堰,球迷说这是车城对决。这一回,湖北“十六大门派”围攻武汉,面对各方热议与期待,武汉队没有过多言语,只是一味备赛。胜负都写在脸上,把野心踩在草皮里。

“武汉,谁也踢不赢!”网友一句话点出武汉的实力。无论最终比分如何,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胜利,我们也都会更加确认自己与城市的血脉联系。

草是绿的,血是热的,喉咙是会喊哑的,楚超,武汉是要拼到底的!

文明交通 畅行武汉

并不算宽的东湖区常青花园平安巷,每个工作日早晚高峰要承载数以千计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不堪重负”的路上人车混行,大家都担忧出行安全。那要不要把它改为单行或部分单行?能不能扩充这里非机动车停车和行车空间?16日上午“马路现场会”在平安巷边举办,各方结合自身交通需求就平安巷道路改造各抒己见。

路窄且人车混行,慢行空间严重不足

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樊志强介绍,平安巷为机非混行道路,路中央双向两车道共6米宽,两侧人行道均为1.5米宽。这条路之所以未能达到城市一般道路的3.5米车道宽,是因为早年建设时两侧建筑已基本成型道路无法拓宽。目前,平安巷的机动车车流主要来自两侧小区与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因周边路网发达,现有道路能满足机动车通行需求,但通行平安巷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呈现出明显的早晚高峰“潮汐”现象,现有慢行空间严重不足。他解释,因为平安巷既是大学生往返教学区与宿舍区的主要联通道,又是中学生家长接送孩子的主要进出通道,也是上下班居民出入小区的关键通道。

在常青花园十四小区生活了26年的居民刘武光说,因小区内停车资源紧张,尽管有车他也尽量骑电动车出行。

常青花园十四小区业委会主任罗军提到,小区有业主担忧因平安巷非机动车流量过大,容易发生人车剐蹭事故。而且放学时部分家长将车停在小区内外,影响居民自行车与停车。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副校长周梅介绍,目前学校有近2000名学生,160名教职员工,大部分家长都选择骑电动车接送,主要是因学校位于小区内,周边停车资源紧张。该校出入高峰与小区上下班交通流、大学生上下学交通流在时间上重合,过去该校家长对停车空间不足、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导致的交通秩序问题都提出过改善需求。

常青花园派出所社区民警卢波谈到,因平安巷两侧小区内部停车资源不足,常有居民将车停放在平安巷内,这也导致本就不宽的平安巷上常有违停车辆占道,进一步挤占平安巷通行空间。

常青花园第五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俞姣表示,平安巷上“人车混行”所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是目前周边社区居民普遍担忧的。考虑到平安巷的非机动车呈现出“短时聚集较大流量”的特征而道路又无法拓宽,各方在经过反复调研后普遍认为“调整通行规则”是较为可行的优化方向。

“大半单行、小半双行”方案细节亮相

常青花园社区管理办公室平安建设科副科长薛钦元介绍了平安巷改造工作的推进过程,现场首次亮相经多家有关部门调研后综合提出的建议优化方案:调整平安巷机动车通行方式为“大半单行、小半双行”:以新世界二分之一小区南地下车库出入口为界,将平安巷东段(长约590米)调整为机动车由东向西单行,在单行路段分段设置非机动车道及停车区域;平安巷西段(长约150米)保留机动车双向通行。同时将平安巷通往花园中路的联通巷道从2米宽拓为5米宽,设2.5米宽人行道和2.5米宽非机动车道,用彩色沥青分色铺装区分,实现行人和非机动车物理隔离。

樊志强解释,这样设置单行、双行分界点,是综合考虑改造后平安巷上各出入口机动车绕行距离及这些出入口的交通流主方向等因素的结果。这样调整后平安巷能与周边路网顺畅衔接,形成无信号灯的右转微循环路线,可有效提升通行效率,优化通行体验。

常青花园社区管理办公室城市管理科科长张扬介绍,改造后还将在不影响通行的前提下在平安巷边增设非机动车停车区,同时该片区也将联合共享单车企业,加强对周边非机动车的停车秩序管理,进一步优化非机动车行车与停车体验。

方案得到大部分嘉宾认可,各方建议现场得到回应

多位嘉宾就这套方案发表各自意见,东西湖交警也对每一位嘉宾的意见现场给出回应。

刘武光建议将单行与双行的分隔点设置在常青花园派出所门前,让进出派出所的机动车尽量减少绕行距离,保证出警效率。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三中队副队长郑朝强回应,若按刘武光的建议缩短单行路段,平安巷上可设置机动车临时泊位的空间也将被压缩,居民与家长的临停需求难以满足。同时在这么短的距离里设置一半单行、一半双行也很容易让机动车驾驶员混淆道路通行规则,长期来看不利于居民养成单行通行习惯。

若按此前介绍的方案改造,开车去派出所办事的居民可通过小区内通道进入平安巷,能有效减少绕行时间,且警用工作车辆在必要时可不受道路通行规则限制。刘武光认为“方案都可,先改,改了再看效果调整细节”。

罗军也对现有方案表示认可,他提到平安巷改造施工期间通行引导与管理及平安巷改造后如何满足居民夜间临时停车需求的问题。郑朝强回应,施工期间不会封闭道路,交警部门会增设相应标识做出行引导,同时也会联合相关部门在施工期间进行相应管理;改造后的平安巷将逐步增设机动车停车位,并在晚7时至早7时时段允许小区居民单排单侧有序临时停放。

周梅也对方案表示认可,并提出改造后常青第一学校将分年级、分校门错峰放学,但考虑到家长接送习惯与停车需求,她也提出能否在平安巷学校北门处提前考虑为家长提供临时停车和集客区域以及扩充非机动车停车空间的问题。郑朝强回应,改造后学校北门外平安巷路段因不再有机动车双向交织,通行效率会大幅提高,同时在待拓宽的巷道与平安巷交会路口东北角旁,未来也会增加非机动车停车区域供家长停放等候。

曾当过交警的卢波提到一个改造细节:平安巷改造后如何通过合理设置人行道与车道的高度差来减少非机动车与行人挤占机动车道通行的问题。郑朝强回应称,目前参与改造方案的各方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未来将会在施工中同步纳入考量,同时他也提到改造后将在完善相关交通标识标线的基础上考虑增设电子监控设备,加强对路段交通秩序的管理。(长江日报记者夏奕 王征 通讯员倪莉 李佳 钟实 李黎明)

马路现场会

上下学上下班高峰重合,「潮汐」现象明显

平安巷「大半单行小半双行」获支持



↑郭大齐设计的“轮船”成了居住在华航大楼孩子们的乐园。



←在华航大楼的改造项目中,退休船长罗师傅给郭大齐(右一)介绍船灯。



↓郭大齐设计的“轮船”树屋。